蓉塘詩話

蓉塘詩話卷之十三

仁和姜南明叔著

容直

宋魯宗道為正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懇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真宗可謂盛德之主矣直而容之久而思之非盛德而能若是乎求之前代之君其漢文帝之亞乎

韓通瘞骨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果能辦此乎

仰字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也

龍溪四六

宋諸公四六以汪龍溪彥章為出類者建炎即位詔是其筆也又見其賀呂成公頤浩初大拜啓有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整乾坤語亦壯麗

道兄官弟

予同年劉世光作教泰州士子有從王陽明之學者彼此以道兄相呼而州人王貢分教嵊縣其兄嘗名呼貢貢謂其兄曰吾已有官不可呼名當以官弟稱之世光謂予道兄官弟豈非一切對時有廣西上東州同知濟南劉君絕在坐亦言東州土官知州趙元恩年幼其母

與太平陸監生相通元恩常以契父稱之而土人稱士官之妻爲官娘契父官娘亦可作對皆新聞也可哂可哂

榴花詩

白樂天榴花詩有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艷新妍不占春其語蓋出於隋孔紹安榴花詩紹安詩云只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按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唐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歸朝

官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曰秖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吁工則工矣其如立身之大節何

花信風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闢於丑天之氣會於子日月之運同在玄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於丑地氣臨於子陽律而施於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曆之端十二月天氣運於子地氣臨於丑陰呂而應於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於木四時始於春木之發榮

於春必於水土水土之交在於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昭矣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世所畧言曰始于梅花終於楝花也詳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荼蘼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矣

耳邊風

諺云耳邊風按杜荀鶴題兜率寺開上人院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用之亦不覺爲俗耳

羽林行

唐王建作羽林行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尙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觀此詩則李唐中葉無復有法守矣天子輦轂之下軍之驕有司之慢如此則藩鎮之不用命宜哉其不可國也明矣

詩能言旅況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獨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崔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旅況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

詩有規戒

唐劉德仁有送友人下第歸覲詩云君此上行日高堂

應夢歸莫將何氏渡滴着老裘衣嶽雨連河細田禽出麥飛到家調勝後吟好送斜暉此詩深有規戒之意與泛然送行單詠情景者遠矣

寫詞述懷

扶風馬大夫作詞述懷聲寄瀟麗芳云雪點疎髯霜侵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廻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無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閒丁釣漁船大夫名晉字孟昭嘗爲官仕

國初東吳人也

始終不異

成化七年九月二十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公驥卒年九十有八是歲八月二十八日

憲宗皇帝以公齒德俱邵遣行人張和賫　勑存問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臻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裕緬惟風采嘉歎不忘茲特遣行人賫　勑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食米三石優賜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讜論用慰渴思卿其體朕至懷及九月甲申公覺神思少怠

不肯治藥物但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即檢平日
四方士大夫卷册索題識者次第書之俾還其人復書
遺命屬其子完曰倘至瞑目
朝廷或有恩恤之典宜辭之越四日戊子賦詩寫字如
常己丑晨起盥漱就枕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
光直上行及目將瞑男女哭踊復起坐舉手加額曰無
以報
朝廷無以報朝廷遂卒卒之前一夕有大星殞于里人
王文政庭中光燭閭巷明年正月訃 聞
上悼惜遣官 諭祭啇營葬事壬辰夏完延 關以公

遺言貌辭答葬

上從之復以蕭山知縣李讓言　賜謚文靖

鐵胎銀

今世之造假銀者或以鐵或以銅或以鉛錫爲質外裹以銀皮不復辨其偽也按五代史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悉當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城破夫妻投井死周太祖滅其族

騎戰之始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史記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又李牧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

五庄日記

蓉塘詩話卷之十四

仁和姜南明叔著

新安謠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賦事少幾曾輕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舊耕牛縣官不暇憐饑餒嗅挾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怕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逝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可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重師道

元丞相賀公惟一嘗延慶元余紹芳訓其子子不受教紹芳撻之朴誤傷其面微血子奔愬太夫人太夫人怒甚適賀公退食來省太夫人謂公曰而祖留守建馬上功無髮膚挫撓今吾孫奚過師撻之甚耶賀公侍久出命蒸羔具醴宴紹芳至執酸再備金繡雙段徐謂曰豚犬遇下姑以鞭策勞耳遂薦紹芳於朝吁賀公賢於人遠矣

沈兩山詠蟹

沈明德先生名宣號兩山吾杭仁和人天資穎敏文辭

贈當早遊庠序與張海觀天錫齊名張鄉舉終教諭沈卒不偶嘗有詩詠蟹云郭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江皐玉釘十斛酴醾酒不待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

青冢氣

漢以王昭君嫁匈奴單于死葬黑河之陽胡地草多白惟昭君冢上草青故謂之青冢又相傳每夜至四鼓時冢上有氣直上冲天元萬戶完仁山云如此古今歌詠其事者甚衆近見元姑蘇陸子方五絕句意新而不俗詞怨而不怒近代之佳作也其一云當時隨例與黃金不遣君王有悔心近使却傳延壽死回思終是漢恩深

其二云妍醜何須問畫工美人終日侍宮中奉春初計眞堪恨欲望單于敬外翁其三云青冢千年恨不埋琵琶馬上幾時回宇文高氏爭雄日突厥果然獻女來其四云已恨丹青誤妾身何須更與妾傳神那知塞外風塵貌不似昭陽殿裏人其五云齧雪中郎妾不知脫身無計漫相於勸君莫射南飛鴈從寄思鄉萬里書

陸泉

成化間刑部郎中歷任年深者有常熟陸泉麗水金文二人皆景泰二年進士嘗戲謔泉面黑而齒白文嘗嘲之曰黑象口中含玉齒泉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文泉

自以年深嘗有不次之擢遂遷刑部尚書陸公瑜大理
卿王公槩乘肩輿因避馬即爲口號云陸老前頭去王
公遂後來明年二三月也有轎兒擡諸公聞而惡之遂
有福建參政之擬果行寮寀餞之復對衆朗吟云非是
區區欲大參柰因兩鬢雪毿毿諸公側耳朝端聽一道
清風振斗南後又寄詩京師諸故舊云册三上覆衆哥
哥人事無多没柰何只有新書并手帕並無段疋與紗
羅聞者益怒遂不復進云

翰林七學士

國朝翰林學士不限員數天順初翰林欽學士止有時

林文等七人應輯學士
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八學士是不爲多遂俱拜焉然汝言之對亦率爾唐太宗天策府十八學士乃世務之稱此時未有翰林院亦未嘗設學士官豈可對君父前如此妄言無乃不讀霍光傳之過乎

唐昭宗知人

唐昭宗乾寧二年五月李茂貞王行瑜韓建舉兵犯闕上出幸南山遣使召李克用入援克用遂奉詔舉兵討賊遣其子存勗詣行在時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後朱溫篡唐稱

洪存勗果能伐洪滅之為唐復讐可謂不負帝之所望
而帝亦有知人之鑒也存勗即後唐莊宗也

王瘸子

成化間妖人王臣者跛一足人稱王瘸子遊食京師以
左道事中貴得授錦衣千戶請為
上合大丹以採藥為名與中貴偕出川廣直隸兩浙等
處買辦搜索寶玩需求珍異騷擾郡縣川陸山澤皆有
所取而民不堪命巡鎮大臣莫敢誰何有司官吏順指
氣使奔命不暇及回京為各處撫巡守令交章飛劾而
科道併彈於是

上大怒斬臣首傳詣所歷地方梟令民心大快初臣至廣東南安守華亭張東海先生汝弼目覩其驕橫嘗作詩歎曰過嶺囊箱下瀨船丁夫晝夜少安眠溥田湯盡猶輸稅惡客時來橫索錢窮髮東南皆赤子舉頭西北是青天不才無計甦民困食祿乘軒自赧然

劉後溪夫婦俱賢

瑞桂堂暇錄云簡池劉先生號後溪朱文公高第也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燬閣夫人方梳洗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閤延士人者進夫人遂挈粧具偶遺金釵一公適入內夫人從窓隙中見

士人拾所遺金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以貧故得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

秦檜妻陰險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智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其心即書片紙付入是日岳王薨于棘寺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皆王氏之謂乎宋之不競其釁於此矣予見此於

朝野遺記云

侍婢標致

啓顔錄漢鄭玄字康成其家奴婢皆能讀書嘗一婢不稱旨康成將撻之婢方自陳說康成大怒使人曳其婢著泥中須臾有一婢來問云胡爲乎泥中婢荅之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又懶眞子錄云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合脩整舊傳柳氏以失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閒主翁於廳事上買絹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窓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惟問之婢云我

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

以法律治妖神

漳州龍溪縣赤嶺寺旁有祠每有毒氣中人鄉人以為瘴癘往往搬戲賽神男女喧閧時永豐徐恭知府事諗知其事乃令人赴府言狀恭至吏振金鼓集祠下繫塑像詰前令暗于地責以殃民狀問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令奉香火者代承款畢像擲之江翼日雷震祠所巨蟒死焉其害遂絕恭字克敬時武洪十三年也

客土

浮屠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將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他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今之俗師妄言風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則令補築增轉使謂藏風聚氣豈不謬哉君子無惑焉可也

鄰居占地

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之玢批狀尾云四鄰

侵我我從伊畢竟須忠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吁玠可謂達士也士大夫務廣田宅而不思訓子孫以學者未必不爲後來之勢家所奪有也讀玠詩寧不有感於中乎

獻楊梅仁

王凝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裒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此揮塵錄所載也吁孟佗獻涼州之酒程松市北珠之冠小人之恒態也不知五十石楊梅仁何以能裒乎

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張公之言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以爲座右銘

田園雜興

予家多種竹春時筍初萌兒童不知則踐踏殞折必先編籬以護之又櫻桃至暮春熟苦有鳥雀之損於是張魚網以驅之因讀范石湖田園雜興知古人已如此矣詩云種園得果僅償勞不奈兒童鳥雀搔已插棘針樊

笱徑更鋪魚網蓋櫻桃其價劣一語又曲盡田家之情也

康節四事

會有四不赴（謂公會生會喪會醵會）時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無賓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閈閒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之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班馬優劣

張輔名士優劣論云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

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又因循離易益不同矣文遷敘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明其大才也子以為子長之才雖非孟堅所及然史記亦不能無脫畧之病如詩書所載唐虞夏商周及春秋諸聖賢之臣皆不爲立傳雖漢之董公紀信亦遺之此未見其省之當也

黨邪

弘治初浙江巡按御史暢亨劾鎮守內臣張慶不法事慶亦誣亨以他事而其奏草則出於致仕御史蕭山何

舜賓之手也後舜賓卒爲本縣知縣鄒智殛死人皆寃之而不知何之得罪名教則死不足惜矣

不營產業

唐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不言家事今考文本事業雖不及房杜然史亦稱其忠孝其視汲汲於求田問舍爲子孫計而無所建白者遠矣

趙信庵詩

古木森森映綠苔嶢峨樓閣倚天開山僧不問朝天客

自注永泉浸野梅此宋趙信庵癸題慧山寺詩也信庵可謂才兼文武者矣

乞文求益

今世俗之人不知義理每有求家詩文必欲豐贍而以連篇累牘爲勝祈懇再三必須如意按後漢書嚴光傳注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奉報書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買菜乎求益乎然則乞文求當而不顧義理者眞買菜子耳

志在天下

士大夫窮達不可一日有忘天下之心要當以爲己任

孔子雖有思不出位之言孟子雖有鄉鄰同室之喻然其論爲治則如指諸掌也是豈忘天下者乎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又見言行錄云祖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見朝報行某事某事不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某人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某荷國厚德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吁士之窮達進退要當以二公爲法其志於富

貴者不足與言此也

時來爲相

宋劉文安公沆擢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見執政白事翌日請對極言得失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爲之公至至和元年拜相

欲保富侈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元度詣出都就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眞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

言一人並有愧色夫士君子之持身惟出與處而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奉身華侈乃鄙夫志於富貴者之所爲也而謂賢者爲之乎義之巢許稷契之論其有道之言也歟

按察司官糾劾

國初改前元肅政廉訪司爲提刑按察司設使副僉事官使糾察在外大小貪酷不職官吏兼理刑名其任最重與在內都察院行事相同今則專理刑名不復聞有糾劾之舉如　國初故事嘗讀容齋集謹記一事於此云洪武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僉

事謝元功劾左布使薛大昉貪淫事既奏 准令按察
司就行取問大昉亦造謗還詞有旨都提取赴京於都
察院聽對原仲糾劾事得實大昉伏誅原仲等還憲職
原仲等初被召時閩中百姓爲之謡曰陶使再來天有
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陶果復任百姓皆踊躍相慶原
仲名鑄寧波之鄞縣人洪武十五年聘授監察御史剛
直敢言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
善長肆奸擅權遂擢福建按察使元功名肅紹興上虞
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福建按察僉事能詩文有密縣
張大昉保定府蠡州人洪武四年進士

鹽車道聽

蓉塘詩話卷之十五

仁和姜南明叔著

去婦詞

去婦詞者鄱陽童先生士昂之所作也先生名軒爲給事中八武叛奉使軍前使回罹謗得譴後累官至禮部尚書此詞蓋被譴時所作云剌促復剌促出門不敢分明哭憶初痴小嫁君時自謂生死長相隨誰知中道生乖阻棄妾紅顏不如土弓鞋窄小荊棘多掩淚行尋舊時路浮雲天上歸有時君恩一失那能回糟糠不忘如再好重歷荊釵與偕老詞有所指也浮雲之語見之矣

書板訛字

宋或可談姚祐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也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慙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甚不護短如此今福建書坊所刻經書舛錯特甚而後生往往不能求善本校正承舛襲訛或騰諸談論或書之簡編大爲識者所誚可不慎哉因讀此而有感焉書之以爲學者之戒

積財遺不肖子

唐書列傳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李東谷之彥云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俯畜以爲遐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

挾兇狡而規利逞巢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馬牛一公皆名言也達者識之

古詩不忘規戒

古人作詩酬答不忘規戒之意如李陵詩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蘇武詩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猶有三百篇之遺響後之作者多不然矣

約觀狀元

宋盧柳南先生有答人約觀狀元小簡云聖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賜之官爲首選者旣拜命擁出麗正門黃旗

是道青衫被體匹馬蹣跚蹤跡潦倒頭銜奇觀者實令人詫
幾然乎欲為觀人者乎欲為人所觀乎抑欲為人所
觀則終其所以觀人者觀書觀此解則知古人之苦衷
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其旨如此

擬晏元獻詩

宋鑠常之以其曾伯祖侍郎官之綢繆孰與閑靜披
緋綠花小院開之句對晏元獻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
池塘淡淡風之句似不爭乎又以其西樓月上簾纖纖
後綠之開院院香之句擬之不惟不倫而不及遠矣

以資竊譏

仁宗嘗詔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養
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治率緩何也對
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
也
仁宗稱蔣識治以為用文以醫諫

高僧還俗

唐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居法乾寺號無本後反初服
舉進士除遂州長江縣主簿苦吟人號賈長江元明學
字剛中初為僧後還俗至元中以術數大一統
[illegible]部郎中台州路治中

國初縉雲伯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晦落髮
為僧棲於松源山中時天下大亂深乃初服聚兵結寨
以保衛鄉里歸附後爲
吳王府參軍以死節追贈伯爵又姚少師廣孝初從釋
氏稱道演居北平慶壽寺佐
文皇靖內難乃初服官太子太師封榮國公加贈少師
諡恭靖
先兄
元至正十一年春南陽迺易之四明兒子靜俱客京師
子靜館于王參政儼家一日亟告歸參政強留不可復

託易之留之子靜曰今發四十萬人開黄河亂將興矣不歸何俟後果掘河無功征役難作中原道梗四方繹騷時子靜已旋得保父母妻子守其先人丘隴衛及鄉社不罹干咎豈非識見之預定哉

兩字尚書

國家之制常朝百司奏事　御前其准行者

上皆以是字允之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忽苦舌澁每云是字甚難鴻臚卿施純揣知之陰言於近侍云是字既不便請

上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誰爲書此近侍以

純對遂陞禮部侍郎掌鴻臚事未幾陞尚書純字彥厚順天府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儀觀偉然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以選遷鴻臚少卿不二十年驟擢至此可謂際遇之隆後加太子少保時人爲之語曰兩字得尚書何用萬言字

臧否人物

浙臺憲副維楊高宗選銓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譬之觀戲有覩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優人插科打諢作無耻狀君子方爲之羞而彼則莫不

歎矣自得恭此態固易動人而彼之所好若正在此耳令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何以異此以予論之大抵論人不可於其小廉曲謹微過細失而求之當觀其素行大節耳其人為君子歟不可以其一眚而遂毀之其人苟小人歟不可以其一節之善而遂譽之愚訓可謂善於譬喻者矣弘治初在浙後官至都御史

庶吉士

國初庶吉士或在中書省或在文華堂後改至翰林偶讀洪用之徐孟昭傳云孟昭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任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上未退不得退也由此觀之則洪武中六科亦有庶吉士不特翰林也

橐泉墓銘

橐泉夢記大畧謂沈亞之出長安城過橐泉宿舍邸夢秦穆公召見以女妻之即弄玉也人猶謂之蕭家公主不久公主卒亞之作墓銘曰白楊風悲兮石甃髯莎雜英淵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此則唐沈亞之所撰也銘亦清麗可愛

逍遥錄　　蓉塘詩話卷之十六

仁和姜南明叔著

夏忠靖公大體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下　詔求言言者多云建
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
科道因劾大臣
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辯於午門前時都御史

陳安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辯是非諸大臣皆囂然詈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

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　上悅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君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鴈與白翎雀鴻鴈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寡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

嶺南八州

南方瘴癘嶺南特甚諺云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宋章惇惡元城劉先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八州惡地貶歷其七而先生於建中靖國間與蘇東坡自嶺外同歸固無恙也吁死生有命信哉

本朝不立宰相

高皇帝罷宰相官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　朝廷總之

祖訓有之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今　大明律文官不許封公侯條內有云生前出將入相不知何以有入相字

天才人才神才

南部新書謂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神才絕予以為居易樂府諸詩有愛君憂國之意雖其

造語不及白賀而或者目爲近淺然猶有得於風騷之旨白賀詩格調雖高古使於成周之世太師不錄也

劉瀚泰曰

六籍奴隸

唐劉蕡精於儒術嘗讀文中子忽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隸之於良主人也吁蕡可謂豪傑之士有見之言哉

陳通判

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蘇州府通判任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

年六十又六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賂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其家實貧郡人杜璠有詩送之云人辭榮祿賦歸田又卻蘇民餽賂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推命

術者以干支五行推人運命休咎往往有奇中者自昔至今如漢之司馬季主魏之管輅唐之李虛中者幾人哉不可信者千百皆然也說日錄云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陞轉則軍校微有譴呵此又不知命以

如何取焉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内有貨粉鄭氏者家頗贍給以正月十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蔡京合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始年十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波中溺死二事相類如此雖彼虛中復生執此以詢之亦不能判其吉凶二書皆排推命之謬最爲有理讀者當自見之

裴公泉

武陵縣北六十里有裴公泉在甘泉寺舊名甘泉宋寇萊公準南遷日過此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

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得罪南謫亦道經於此題於
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淳熙中南軒張先生榜
曰萊公泉觀萊公之去國猶有忠不忘君之心謂之雖
若不以遷謫爲意其實勉強也范諷詩云平仲酌泉回
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煙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
寵榮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
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

史記呂覽文相似

史記魏世家文侯卜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呂氏春

秋云賢主所以論人通觀其所禮貴觀其所進富觀其
所養聽觀其所行止觀其所好習觀其所言窮觀其所
不受賤觀其所不爲二書所載亦畧相似

唐御容

蜀明皇御容院有唐十八帝真像院僧見神堯爲高祖
即題其次云曾祖太宗祖高宗後宋趙清獻公至院命
小吏刮去曾祖祖三字僧之愚鄙有如此可資一捧腹
耳

詩可鑑訓

賈公類苑載唐人一詩云學織錦綾功未多亂投機杼

誤拋梭直教織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容齋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店壁間一詩云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二詩可以為初學自脩者之訓

楊凝式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謂其父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紱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凝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官太子太保洪容齋謂凝式病

其父失節託于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容齋無乃失於詳考乎

鄙夫惜死

呂布爲曹操所擒劉守光爲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 御營平虜伯江彬在 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冤祈命夫身爲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眞鄙夫也

嘲沙門

文士傳曰蔡撲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此言雖戲誠有理也

婦人有見

朱文公稱易安居士李氏詩如兩漢本繼紹三國如綴旒所以稱中散至死薄殷周爲人不可及于讚晉徐淑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有云老莊著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亦可謂有見之言也

贈石季倫詩

嵇延祖紹有贈石季倫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内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茲之味醴泉何爲昏酒色其後崇以妾綠珠致禍卒殺其身豈非昏酒色哉

宋人絶句

自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上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

商略平生到杜鵑此吳仲孚傷春絕句也靑裙白面間桃李茅舍何雖初見梅春色隔年無信息一聲啼鳥喚將來此李邦美題村肆粉壁絕句也二詩皆醞藉可愛

嘲僧歇後語

海鹽天寧寺僧秀雲江頗警慧自負能詩而輕儒紳甚趨附權貴一日戶部李士衡以徵糧至海鹽暇日因遊寺見之訊其能詩稍以禮待夫至別縣秀往謁之求技以詩李乃以嚴厲自持見其詩詰怒痛加箠楚委頓而歸有好事者爲歇後語揭其寺壁云戶部水府三官天寳不辨不 禿 去上七步成 詩 打出周而復 始 朋者拯腹

八字題碑

漢孝女曹娥碑其陰題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楊脩讀之以爲絶妙好辭又漢太尉許馘碑其陰題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徐鉉讀之以爲許碑重立曹碑在上虞許碑在宜興

薛能

世之小人往往高自稱許施張矜伐以夸示庸人孺子言議迂誕前無古人而下視一世之士及就而叩之空空鄙夫也如唐之薛能其始也則譏詆孔明而不爲之然卒至於辱身喪家而僨國事孔明果如是乎後村劉

氏曰能自稱譽大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譽其才然位歷節鎮不爲不用矣卒以驕忿陵忽債軍殺身其才安在肅安如此乃敢輕議諸葛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吁世之矜伐者可不鑒此而自抑乎

古人服善

晦菴云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

勁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又元史元文敏公明善虞邵菴伯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氏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以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

構閒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
折今爲我飲此酒愼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釂之起
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
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眞人吳全節與
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
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
觀之若已入居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
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泚筆
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
初集與明善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蓋二人皆士

選所彌士也若數君子者或善與人同或服善不吝眞可爲學者之法

代有聞人

歐陽氏司馬氏二氏代有聞人漢歐陽伯和八世爲尚書博士唐有歐陽詢歐陽詹宋有歐陽脩元有歐陽玄皆以文學顯司馬氏在漢則太史遷父子園令相如唐則弘文館學士貞宋則太師溫國公光亦皆以文學顯二氏至今科第前後相望未嘗乏人

飛卿詩句

唐溫飛卿有金筌集七卷別集一卷說者病其風花綺

麗或有累其正氣予觀其集中如裴晉公挽歌詞云銘勒燕山暮碑沉漢水春又云玉璽終無慮金縢竟不開如此等語於正氣何損

學者當有守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侮者多矣不但君相

坐論褒拂雌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譽之則張大自衒以誇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歐陽韶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乘怒欲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 陛下不可陛下不可 天顔爲霽其人得從輕典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

彭文思公華爲詹事時成化壬辰殿試與讀卷官其鄉人劉震當爲第一文思從兄文憲公時在内閣避嫌欲寘震二甲文思曰不可舉不避親何嫌之有乃以震居第一識者於此謂文思有宰相器後果入閣云

自警銘

張懿簡公鵬爲理漕都御史時作自警銘書于淮陰行臺其銘云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其壽爾爾忽欺天天忍覆爾禍福倚伏天實由爾哉培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善揭座右朝夕警爾

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詩諫

孟淑後主於羅城上多種芙蓉每至秋時四十里皆鋪錦綉高下相照張立作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妝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亂立又爲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游處此花憔悴不如初若立者可謂能以詩諫者也

風月堂雜識

蓉塘詩話卷之十七

仁和姜南明叔著

秦襄毅公存大體

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贓私反爲所誣

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覈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然憂誣之者以此脅之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官校雅敬公不肯繫公曰頃者吾非故

達　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尚囚首就縶正自恐損　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縶而去

鸜鵒詩相似

宋開禧三年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胄於玉津園有旨録其家貲高九萬詩云清曉官來録簿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鸜鵒猶向金籠喚太師然此詩與郭浩題隴州鸜鵒詩相似建炎筆録云浩以秦鳳提點刑獄按邉至隴口見一紅一白鸜鵒鳴於樹間問上皇安

浩詳其因蓋隴州歲貢鸚鵡徽宗置在安妃閣教以誦文及宣和末使人發還本土二鳥猶感恩不忘浩因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九萬詩全出於此吁高爵厚祿如張邦昌劉豫者不如此禽多矣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

赤城新志不載方正學死節

天台方正學先生希直以文學高一世而以經濟自任其盡忠所事可謂烈丈夫自古忠臣受禍之慘無以相埒則夫赤城後來之士豈有出其右者哉今赤城新志不載公死節但云歲壬午以翰林侍讀卒于官雖尊鄉錄亦不明言其故遂使先生精忠大節人不得其詳意者爲其得罪于

長陵而不敢明言其所以得罪之由也然江西有練安子寧者亦死於建文之難後　長陵對輔臣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觀此則　長陵亦不嘗追念舊惡也蓋顯忠遂良自是帝王盛德此　唐大

宗所以用王魏　長陵聖德不減文皇今泰和尹閣老

名臣錄莆田林少參拾遺錄雖敘及逮文廟難諸臣而

所遺尚多如正學亦不在錄拾遺錄雖有之亦畧其事

方石謝公爲　國史官而脩赤城新志乃獨畧其鄉邦

先哲之行而後生小子讀其書思其人無從考其行事

之詳豈不惜哉第恨不獲見方石而質之必有說焉

崔浩評諸葛武侯

北史崔浩評諸葛孔明云亮之相劉備當英雄奮發之時

君臣相得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

此策之下者也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管蕭爲匹亞不亦

過乎夫孔明伊呂之儔管蕭不足道也浩特以成敗之迹論人謬矣

聶大年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選爲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眞行書法李北海落畫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辭以疾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遺徵書使者頻煩走傳江老人難避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鄉與木落踈寄與青雲舊知

巴蜀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家有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及

七夕歌

杜少陵哀江頭元微之連昌宮辭白樂天長恨歌得風人之遺意如張文潛七夕歌辭淺意褻不作可也

范增塚

范增墓一名亞夫塚在徐州城南一里許增項羽謀臣羽以陳平反間疑增增怒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葬此元季有賈胡盜發其塚深四十尺許得寶劒虞邵菴諸公皆有詩悼之宋本初一首云戲馬臺前范增塚英雄千載行人竦塚中寶氣騰光芒識寶賈胡心爲動築室潛謀二十年一朝鑿井穿其壟畚鍤絕深四十尺乃有石盤青龍從四旁牂棧大十圍各施九十森環拱石穿棺翼甚分明漆光可鑒剛而堅琢之不用捶金椎白骨儼然金頂踵匣開寶劒露盤龍金玉煇煌氣

汐擁貴胡致富須史間棄骨溝中寧愧恐乎辰氣色壯
除悲山鬼夜號川澤涌太守陳公英俊才慨歎奸偷吾
所鋤盜呼五百取群盜賊致猛犴見仁勇傷哉亞父天
下奇鴻門高會直危機大旗飛起貫天意拔劍起舞空
爾爲風雲變化矢隆準王斗一碎山河非如公明義古
亦少發憤乃作彭城歸六合茫茫漢疆土厚葬何人誠
可嗤君不見驪山牧竪遭燼酷不如王孫裸死良亦足

莊騷左氏司馬遷

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
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性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

司馬遷周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尚書春秋皆不能無弊不如六經語孟之純粹也學者擇焉

六憶詩

東坡六憶詩鄉先輩徐延之謂其風流醞藉曲盡人之情態其憶行云屏障腰肢出洞房宮花罩地領巾長羅裙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書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箋小研碧窗明袖紗密映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憶飲云綠蟻頻斟不厭多怕羅輕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涴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碎玉

敲碧雲無力駐春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案餘聲眼色招憶眠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紗裙小簟凉漠漠帳煙籠午枕粉肌生汗白蓮香憶妝云宮樣梳兒翠縷犀釵梁冰玉刻蛟螭妝成要點雙心字不管蕭郎只畫眉予師馬鶴窓先生云六憶詩本韓致光三憶詩米致光云憶眠時春夢困騰騰展轉不能起玉釵垂枕稜憶行時背手移金雀斂笑謾回頭步轉闌干角憶去時向月遲遲行彊語戲同伴圖郎聞笑聲然致光作香奩是其本色六憶不載蘇詩全集恐是唐人效韓所爲傳者之誤也先生之言如此以今考之六憶乃王建仲初之作

也信爲唐詩而非東坡之作焉

銀瓶烈女

銀瓶烈女者宋岳鄂武穆王飛女也古今歌詠其事者甚衆惟王梧溪原吉古樂府銀瓶娘子辭蒼清劉先生孝娥井銘二篇可誦梧溪辭有引云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逢感其節孝敬爲之辭碧梧月落烏號霜哭泉幽獺金井床綃蹝光流大星白夢徽萬里長城亡女郎擬父收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王妾心愧死緩嫈文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

歲千春露神柔魂兮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鴂生王墓木西湖邊五清先生銘有序云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柱𩨋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呼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涅叶)憤如鐵曹江之娥將爾節隱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戒燒丹詩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閒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自

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爲鬻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其爲名言世滁人曾訓導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箕仙詩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之墓邀予師馬鶴窓先生偕往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公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詩吾爲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窓遂賦唐律云畫舫秋風

湖上來水逕天碧淨無埃二雙鸂鶒忽飛下千朵芙蓉湘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木仙嘗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塚纍纍粉墻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日鶴窓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之湖雪村善召箕仙術每吟咏有箕仙則叩仙續之仙箕嘗携以隨鶴窓因請召之云有所叩箕既動鶴窓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窓曰有句云捺瑤觴兩國佳人二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

之即書云趺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鶴窓與雪村方驚愕箕踵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呼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窓先生嚀昔湖橋首唱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小小眞才鬼耶昨賦詩頃寘寘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小眞才鬼耶于杭士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留夢炎

宋留夢炎理宗淳祐四年狀元文天祥寳祐四年狀

陳文龍度宗咸淳四年狀元及宋亡文陳二公皆死節顯著不負大魁之名夢炎以咸淳三年爲樞密使四年罷德祐元年六月拜相至十一月棄位而遁二年正月召之不肯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及元將唆都陷衢州夢炎遂降以苟活圖富貴有玷名科其視文陳二公不啻麒麟之於犬羊鳳凰之於燕雀豈可同日語哉又自號曰忠齋夫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其不忠甚矣尚誰欺乎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於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

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破臣强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帝歎賞焉吁帝雖異裔亦知厭薄夢炎之爲人然孟頫之詩實所以自嘲耳

膽大如斗

三國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又山房隨筆載宋崖山破張世傑舟覆而死翌早

獲屍棺斂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動

有文無行

古今文人往往無行如漢之楊雄劉歆唐之柳宗元呂溫輩皆急於榮利苟圖富貴而不惜名檢如宋張說之爲承旨也士之頑鈍無恥者多趨之而富川王質景文吳興沈瀛子壽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譽藉甚每自相謂以詩說爲戒衆皆聞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詣說甫將升堂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縉紳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瀛有沈子壽文集質有雪山集雖辭藻可觀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

尨裂文亦不足重矣傳之豈能久耶

杜審言洪景盧自矜

史言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瀆死謂武平一宋之問曰吾在久壓公等其自矜大率類此又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叟復

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吏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夫文人誇誕高自稱許以驚世駭俗自古通病然審言之詩多佳句景盧之學極該博先儒固且非之近日學者於遷固之史二王之書李杜之詩平生未嘗經目每作一文賦一詩或對人朗誦或書之以懸屋壁輒曰吾文自遷固史中來吾筆札法二王吾詩某句如李翰林某句如杜少陵吁使審言景盧聞此必爲之捧腹絕

倒矣

九字梅花歌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泑野橋古梅獨卧寒屋角疎影横斜暗上書窓敲半枯半活幾箇檿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天目山釋明本中峯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爲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强拉中峯同訪海粟海粟出服日所謂梅花百韻詩者示之中峯一覽走筆亦成一百首海粟猶未爲然復書此詩示和海粟竦然久

之致禮而定交焉

四皓子陵

樂菴先生曰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卧東都無冦鄧則子陵不得終隱子以爲四皓人品不能逾子房子陵意見不肯爲冦鄧

釋氏言心

兩儀之内覆載之間中有一實秘在形山釋氏指言人心也此語亦好但又云即心見性見性成佛則差矣

張兼素寫懷詩

石州未許許師宗先後君恩感激同身外功名無迹略

古來明哲有高風關山敢厭驅馳苦天地從知覆載公
此日扁舟向西去心隨江漢却朝東又云眼見朝廷政
令新小臣何事淚憂民一言雖忤九重聽萬死猶存七
尺身沙上白鷗閒笑我鏡中華髮老催人十年揚子江
三渡今日何須更問津此張兼素儀道情懷詩也兼素
名璥吉水人登成化壬辰進士任潞州知州清介公明
愛民如子不畏權貴擢後軍都督府經歷時見素林公
俊為主事以忠諫下錦衣衛獄璥上章救之亦逮下獄
三原王端毅公時為都御史上疏言二人皆忠亮徹
上納諫旌直以隆治道宜復俊璥之職以慰天下之望

跪入　上怒解二人皆謫外補徽始得石州尋改師宗州行至儀眞故有是作一時傳誦之謂其忠純之意溢于言表而無怨尤觖望之私尋卒于家

瓠里子筆談　蓉塘詩話卷之十八

仁和姜南明叔著

陳丞相詩

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須信纍臣堪釁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此宋季興化守陳丞相文龍被執至合沙寄仲子訣別之詩也觀此可謂不負大魁之名者矣

長相思詞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

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鬱麗伯可固詞客耳和靖亦作此語耶

嘲兄弟析居詞

錢塘凌彥翀雲翰見人家昆季析居著作沁園春詞以嘲之予每讀之不覺三復嗟歎宜梓行其詞以爲世訓詞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荆秋來尚芳柰牝鷄晨語鶺鴒憔悴妖狐晝嘯鴻鴈分行仁智非周喜愛非舜一旦天

倫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旂梓悲傷　古今禍敗專房總一國猶然況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剛腸樹大分枝從孰蒂落此語應非是義方聊書此要懲鑑戒不在文章

寄子詩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大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丞相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歌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僊洪武間官四川其父以久思之作詩云劍

閣淩雲鳥道邊路難關隘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愷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未嘗念及其父至爲瞿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於浩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川余初以母老不肯會試心甚嘉之愧不如也因憶二詩錄之捻筆不覺淚墮

送春詞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學皆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闋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

不語為誰落為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寐天齊地一春翠繞珠圍　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擔一醉留春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怔衙春燕子却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詩餘不如宋哉

王虎谷先生書

舊篋中檢得王虎谷先生谷楊邃菴閣老書一幅讀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回蒙賜

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且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陞他官若欲行其正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讜正之言施其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大廢之謗必至矣已騰沸撩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人國智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縫塞漏小補於事倘不幸而存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寒蹇難容毀方窩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羅縻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

而後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疎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鳳爲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巳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論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紱之氣象但 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巳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秪當先正其心先治

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乎日讀書不爲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下哉故爲設言諂辭勸　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童婦女之見喻喻姁姁之情失可爲之時衰盛有之斃非眞愛　執事者也雲鳳欲　執事盛德偉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　執事虛居此位以貽萬世之

詣發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脩怨報恩脏邪害正自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爲善處人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　執事處可以言之亦未審尊意何如若以爲然非雲鳳之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爲狂妄詆訕非雲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天於國家必有意矣

論對偶難施於史

宋景文公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

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鼙非所宜云景文此說非也夫紀傳之體非特載君臣行事之迹而一代之風俗制作寓焉如景文之說則詩必如三百篇離騷詔令必如尚書兩漢而後載然自東漢以來代言者類以四六爲體此又文章與時高下而以一代之制作所載隨事而書使後世可以槪時變苟或擬以書之則非實錄景文之言未必爲當矣

羊頭車

自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凡百乘載皆用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雖千里亦可至也謂之羊頭車書籍未見載此名者獨宋張文潛樂府輸麥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始見詩人用之

萊公詩

寇萊公在宋當時號為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蔑視同列及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隄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

食蘆菔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韓僉事詩

正德末浙江按察僉事朝邑韓公汝節以抑鎮守內臣王堂被誣有旨命官校逮公至京百姓觀公感泣哀動城市公自爲詩曰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　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舊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又與同官云五品監司貴朝廷法不私二年虛竊祿十口累相知黃卷圍扉靜青燈夜色遲攜闌胡憲使此去慰相思時吾鄉胡端敏公

爲江西按察副使以發寧庶人姧亦被誣逮下錦衣衛獄故公詩及之

海紅花

吾杭人市俗之談謂紛紜不請爲海紅花莫知其趣意也嘗見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是徐熙帶雪枝盖海紅卽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菊莊語出於此但俗談則不知其所自焉

唐文宗詩

唐文宗太和九年國家有甘露之變王涯鄭注等不得

其死而宦官仇士良專權上每登臨遊幸有時獨語莫敢進問者嘗賦詩云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覩此詩則涯等眞寃死哉

入耳贓

嚴永孫新字至豐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荊門軍教授不赴質性清介絶意仕進與黃裳光爲太學舊遊宣和六年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新不肯詣郡謁見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僧舍至期新以扁舟來會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遊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而無由將因新

納之俾薪家僮導意於蘄蘄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贓其介如此年八十卒先是有李若朴者夢蘄赴赤松觀簪轄召里人亦云夢幡幢來迎孫教授翌日具衣冠端坐而逝

姊妹異操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並爲所執直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爲動延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死次女竟受汚後有責之者曰若獨不爲姊所爲乎次女憮然連言之曰難難難永康陳龍川亮曰世之喜斥人者曰兒女態陳氏長

女之態亦兒女乎

悠隨筆

蓉塘詩話卷之十九

仁和姜南明叔著

鄒康靖公憂國愛民

弘治四年浙西民饑蓋四五月間則霖潦妨種而六七月間又亢旱穀苗田禾無成故民皆艱食而有司莫肯以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餘杭鄒康靖公幹時年八十四歲致仕家居一十三年矣上言於朝以爲地方災傷乞差官[illegible]勘將有災傷之處該追稅糧量爲寬免敬皇重其請而允之戶部尚書葉公　等以爲幹致仕已久乃能重憂時歎思濟民艱忠愛之心老而彌篤宜

加優待庶幾下足以彰老臣忠愛之篤上足以見
朝廷優老之心
上然之命浙江布政司官備綵帛羊酒以慰勞之

英宗復辟賞齊

英宗以景泰八年五月十七日復辟大赦改元天順乃叙奉迎功勅有司曰朕居南宮今既七年心已忘於天下不意奸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先機謀變今當忠義奉迎朕正大位功在
宗社今特進封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張輗為文安侯御

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與子孫世襲發旦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欽諭該本當凌遲處死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家下人口充軍妻小亦免爲奴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源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左鏞丁澄俱發原籍爲民　朝青如此然于公等之死竟不聞去其手足想復辟時又從輕減不可知也

楊雄稱王莽爲聖人

唐自玄宗末年祿山壓亂于河北而思明繼之滔天僭竊之號令由此不行于河北以至于亡然河北之人

習於叛逆往往稱父兄爲聖人此衆人之膚淺陋劣不
足辭也楊雄爲漢名儒而諂事新莽爲聖人故作太玄
作劇秦美新甚盛稱莽功德又作元后誄有曰勉進
大聖上下兼該又曰歷世運移屬在聖新是以莽爲聖
人與河北之膚人何異乎雲之罪可勝誅哉荷處正
大尚爲之辯護莽之是非誠可嗤也

詩相似

嚴憚字子直與杜牧之姻友善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
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
開東坡賞花詩云仙葩不用勞刀栽國色胡爲卯酒衣

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元陳剛中使安南憶家云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燕北寄黃昏蠻煙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宋子虛客夜思親云老妻病女去淮西慈母居吳鶴髮衰我獨天涯聽夜雨寒燈三處照相思東坡子虛固非蹈襲人者然題既相同意到處不覺其意之同也雖古人之句自不能不用之耳

白燕詩

松江袁景文琴川時大本皆有詠白燕詩二詩同一題也才既相敵而造語之精用事之切無一字同眞作家也大本詩云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

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領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閒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景文詩云老去悲來不自知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徽宗詩讖

宋葉坦齋寘筆衡載宣和元年道德院奏金芝之生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此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眞猾中原以宣和七

今犯京師十二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助於事文瞿存齋詩話載徽宗於禁苑植荔枝結實以賜燕師王安中御製詩云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蓋用杜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之句意然二詩竟成詩讖

上王冢宰詩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凜霜寒雖然海内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鷸鷺恐疑威鳳翮驌驦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後人[illegible]此[illegible]先史汝南強

景明歲上言原王端毅公之謚也[illegible]謚[illegible]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以此規之[illegible]時人[illegible]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父忌辭燕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也[illegible]府儒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illegible]

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寺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

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除官給符

太祖時凡除授大小官員皆給符爲信其文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昔君天下者設官分職以成治功雖秩有大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無乃賞罰焉尊符爲信情意交孚所以誠之至也朕倣古制授爾以官給爾以符往盡爾心恪勤乃職給由來覲朕將合焉以考爾績其敬之哉洪武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此給敎諭鍾彥良者又有給周府長史張景翔一道與此相同今除授官

有惟用吏部札付不見有所謂符者不知在何來革去
也

虎跑泉詩

元末酸齋貫雲石隱居錢塘一日郡中數衣冠士人遊
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
不能就或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
珍珠箇箇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
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王莽武后

金華王文忠公子充云張衡條上班固所敘與典籍不

會者以爲于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從孫宜爲元后本紀既後沈既濟以武后紀併之中宗盖本於此按王莽之篡成於元后以元后爲紀而繼漢何異於莽哉張衡之論未爲允當而十八年之事必有所歸者此際晦菴通鑑綱目書法得之矣與武后事不同盖武后篡唐中宗猶在位雖幽微而大統未絕況夫死從子禮之大經而既濟併紀於中宗是當故唐鑑之書法既濟之餘論也又按唐史臣沈既濟之言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昔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居曰公在乾

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某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而綱目取唐鑑以其合於義也愚所以爲其於伊川以伊川亦有此說也

練子寧詩

將軍忠節冠荆楊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此練子寧謁安慶余忠宣公祠之詩也子寧名安新淦人洪武中張顯宗

榜進士第二人建文時官至御史府左副都御史靖難兵起子寧死之可謂不負其言者矣御史府即都察院建文時所更名也

西湖散人稿

西湖散人徐聯璧者宣德丁未狀元馬愉榜進士也與錢璟同科時號聯璧故遂以爲字聯璧名珙錢塘人韡冠隱君百齡之父也歷官太僕丞晚守湖南之寶慶值部使者與公有私隙誣以非罪除名安置塞外天順改元與例陳訴得白有復起之　命以疾卒于京師散人素有文名所著詩文甚夥有西湖散人稿已刻板嘗救

之自隨及後還舟抵臨清爲閘水衝激舟覆僅得獲柩行李悉沒於洪流而書板亦蕩焉韡冠嘗誦公題壁二詩云存誠固是人無間克己能令衆所歸半點浮雲須淨掃一規完月更光輝紛譁勢利從他擾專靜工夫不我違如此路頭方入道顏何人也亦堪希力學必須令志篤爲人端在立心高韓歐文譽海天闊李杜詩名今古豪青史千年須尚友螢窗十載莫辭勞果能步步希前哲未必終教困草茅論交詩云交游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瀟灑不援徒汎愛寒暄有問但虛名陳雷義重踰膠漆管鮑貧交託死生此道令人棄如土歲

寒惟有竹松盟題畫眉鳥云野性從來不受羈隨聲百轉任高低也曾鎖向雕籠聽不及林間恣意啼枯荷鶺鴒圖云秋色荒涼景物殘池荷半老水生寒鶺鴒好似人兄弟不暫分飛赴急難惜不得見其全集也

詠梅三絶

予師馬鶴窓先生云林和靖君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寫梅之風韻高侍郎李迪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狀梅之精神楊鐵崖康夫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氣節餘子瑣瑣不足錄矣

史記稱高祖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貫高趙午說王張敖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按高祖二字乃崩後謚號作史者追稱之耳當張敖時高祖固無恙豈德預以謚號稱之所當稱者上與帝字耳此亦太史公臨文之錯也

蓉塘記聞　詩話卷之二十

仁和姜南明叔著

老而學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見說苑旨哉言乎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其自得之妙乎然則學者斃而後已

二陸之文

稽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

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將焉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纂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後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二陸之作誠佳製也然上不足以方劉向楊雄下不足以繫韓愈柳宗元雖越流輩而不脫八代之習何得如嵇生及唐太宗之所論哉

諸子之貴

呂氏春秋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白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之論相似

座右銘自警箴

臨川聶東軒先生大年著座右銘予杭鄭桌菴先生瑶夫著自警箴辭理俱到可追昔賢聶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强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箴妄動有悔何如静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有游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若傷豈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鄭箴云勿自足自足自畫

勿多言多言多失勿宴安宴安氣惰勿玩物玩物志溺勿徇虛譽以沽虛名勿恤細行以累大德勿親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苟安於近小而忘乎遠大之事勿欣戚於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願以七年之病而求艾於三年詎可一日之暴而十寒之以十日聖學邈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斯語於齋居用警勉乎朝夕

柿蒂綾

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所謂柿蒂指綾之紋也叢錄識杭土産綾

曰柿蒂狗脚皆指其紋而言後人不知改為柿葉妄矣

溫公春遊詩

司馬溫公賦春遊詩云人物競奢華驪駒逐鈿車此時松與柏不及道傍花此詩之作其熙寧之時王安石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公爭之不得故有是詩也可以見公之自許亦不為輕

大明律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貪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輙繕書

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上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
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
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
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
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挂誤之公罪詳審精密
誠不刊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三年紀云初周
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
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
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脩者

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轘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巳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亦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往古之式事乖

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

觀此則

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準唐也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提學對句

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為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政尚嚴厲所至若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縉紳亦

多獻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裁凛然生育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翦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自科舉後不復再蔵考恐招物議而遠怨也

祭東坡文

毗陵顧塘北有蘇東坡先生祠宋乾道壬辰郡守晁子健所築以祀先生者先生初倅杭守湖往來毗陵有終焉之意自黃移汝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晚由儋耳欲還穎昌踐少公對床之約次儀眞聞有忌之者竟歸毗陵終於顧塘孫氏之館時建中靖國元年七

月也先是有李惟熙者謂先生緣在東南信哉越六十九年壬辰始有子健之舉子健又訪士大夫家得先生繪像或朝服或野服凡十本摹置壁間復刻少公輙與黃魯直庭堅張文潛耒晁無咎補之秦少游觀陳無巳師道六君子於兩序與先生皆設塑像釋奠則分祀又饒與無咎往來帖晁侍郎公武為之記其碑有二一在郡齋一在宜興洞靈觀後悉燬不存嘉定十六年教授余中訪得洞靈舊墨本臨刻于石且記碑陰又集蘇集中詩文語為文以祭先生曰海北雷州縱大鵬之自適天南玉局聯白鶴之來歸迄彝陽羨之盟已示菩提之

病痒音容邈爾貌追嚴嗚呼裕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木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後萬鬼以橫行駭四方而驚視蜚辭彪蔚纂飾孤高果於立論而絕關防勇於斃邪而鄰矯激稔含沙之陰毒發下石之危機英雄痛心文章何罪幾州鐵鑄此大錯自知一念之非千丈清不如尺渾政恐盛名之累臨流築室有擔簀孝相從田父笑談之歡殊無老人衰憊之氣剛大自養摧挫愈堅丁壬真一歌空起雲屯之輿丙子三萬日難留電往之身想登亂踞虎之風標笑嚬犬嘷狐之腥臊一寒分教再拜款祠骨已朽而名香屋雖低而人

傑幾於丧級何以安靈像設孔新敬倣轉杖艳世尊之
意諸生迎享共哦讀書喜青衿之詩此文飯飣亦工祠
今不存矣

李常抵荆公

宋中丞李公擇常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必能爲
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子雱諭意曰所爭者
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
益堅士論以此歸之

爵禄畜盜賊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即

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歟

金人索蔡京姬

揮塵錄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樽前念老翁吁京於二三侍女戀戀不能忘情如此而上誤天子下誤蒼生毀人家國敗及天下寧不可以寒心哉

桯史精忠錄

岳武穆王忠勇蓋世死非其罪千載之下人皆哀之當時秦檜既死其孫岳珂爲王集金陀粹編續編籲天辯誣錄等書上之朝以明王之寃抑其書今南京國子監有板又有中興四將傳中興十將傳岳武穆王傳皆載王事皆有印本惜乎板歲久毀不復得罕有知者焉王墓上舊有褒忠寺在于杭城西棲霞嶺之側自宋以來詞人墨客過其地者必載焉元末守墓僧可觀集史傳碑記并士大夫哀吊之作爲精忠錄後人因而增續之與粹編等書各自爲集若程史愧郯錄諸書自是其孫珂紀載本朝朝野故事與王事不相涉也今見新刊標

叟尾後添寫王傳及於粹編精忠錄內刻取數篇載之又新集褒忠亦抄粹編御札入焉但求褒多大爲失體不免貽有識者之笑矣

題宋高宗寫洛神賦

靜夜焚香閱舊書洛神下筆意何如可憐不寫平胡策千古中興恨有餘汴水園陵跡已荒南來宮館燕錢塘臥薪有志圖恢復好寫招魂酹岳王二詩乃國朝胡文穆公廣題宋高宗寫洛神賦也諷詠之中含譏刺高宗之不君可見矣

黄子信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爲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監楊長孺以其老楊爲監當心易之嘗摭撥其簿書子信將拂衣而去投以詩云六年兩度拜旌旄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鷺只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若脚當來悞幾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詩恨知之之晚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讀謝安傳詩

浙山谷嘗有讀謝安傳詩云傾敗秦師琰與玄矯情不顧驛書傳持危又幸桓溫死太傅功名亦偶然此詩

亥鉞寓於諷詠之中安居之心跡見矣

蓉塘詩話跋

書使人愛則傳詩話多所評詩然旁及時事附己意搜錄諸小說雜俎皆人所罕睹間於最為讀者所喜亹亹必盡展其卷而後已也蓉塘先生謁宮端公于雲間偶出詩話見示坐客競羨之傳借不已予惟博雅之士為大君子所欽所著述為人所喜則當公傳之於人何可示人不廣也遂梓之書成宮端公實

引諸首是可傳矣予何言哉夫詩作者必逸興妙心而得之也詩話述者必極覽精衡而收之也若夫讀者固易也醒而神思易而聆聽引類而伸述者之心引規而齊作者之手即其所感慨足致鑒戒者惕然及諸身心之間毋徒爾資執麈之餘論而效捫虱之空談則庶乎此刻不虛也因以諗諸君子云

嘉靖癸卯季春莆陽八峯張秉壺書